



富萍

A SERIES OF LITERARY
WORKS BY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CHINESE AUTHORS

王安忆◎著



富萍

王安忆◎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富萍 / 王安忆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7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丛书)

ISBN 978-7-5404-7652-6

I. ①富…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1454号

FU PING

书 名: 富 萍

著 者: 王安忆

责任编辑: 薛 健 徐小芳

出 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发 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

邮购热线: 0731-85983015

开 本: 710mm×97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77千

版 次: 2016年7月第1次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404-7652-6

定 价: 36.0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731-85983029

奶奶 001

东家 011

富萍 021

吕凤仙 031

女中 041

女骗子 053

戚师傅 063

祖孙 075

舅妈 085

孙达亮 097



小君 109

剧场 121

请奶奶看戏 133

过年 145

年后 157

孙子 167

不辞而别 179

舅甥 189

母子 201

大水 213

目录

CONTENTS



213

213



这天下午，富萍到了奶奶帮佣的人家里。弄堂里有几个小女孩在跳橡皮筋，皮鞋底擦着水门汀的地，有一点回声从弄堂的壁上碰回来。下午三四时许的太阳光，黄黄地照耀着。小女孩的衣裙，在太阳光里，变得很美丽。富萍依着奶奶信上的指点，走到弄堂底处的门前。门开着，富萍迎门一站，挡了光线。门里面走道上，坐了几个女人。看不清她们的脸，她们身后有一些光照进来，画出了轮廓。其中有一个，站起来，向富萍说：来了？富萍就叫了声奶奶。

奶奶是李天华的奶奶。也不是亲的，是将李天华过继给她做了孙子的。当时，媒人上门给富萍说亲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李天华是初中生，二就是他奶奶在上海做保姆。所以，虽然现在弟妹多，李天华又是老大，家里难免穷困些，但并不是完全没希望的。奶奶很早死了男人，没有儿子，一个女儿总是人家人，这样，就只有一个孙子是她的后人，孙子的初中就是她供的。奶奶十六岁起就到上海帮佣，至今三十年，算得上是个老上海了，是个有身份的奶奶。富萍的爹妈死得早，是跟了叔叔婶婶生活，对自己的终身大事看得很重，又不好嘴上过问，只能用心。给她说亲，她就低着头，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人要上门来，她则死活不露头，钻在要好小姊妹家一天，等人走了，才回家。若要带她去人家里看，她当然更不去了，无奈，婶婶只得自己去了。心想，可别耽误了丫头的大事，叫人说做叔婶的不把侄女儿的一辈子当一辈子。回来，再一桩桩说给她听：老人如何心慈，弟妹如何听话，大妹妹已经说好了人家，隔年就要翻房子，等等，等等。她还是不说好还是不好。

一直等人说到了李天华，她才没躲。李天华来的这一日，在家煮了饭，烧了茶。她从低着的眼睑下，看见一双黑布鞋，并得拢拢的。鞋不大，有些瘦，略尖的圆口，衬着白纱袜，脚背高一些，不是一双下惯水田的脚。那种宽扁的脚掌，巴得住泥和水的。她就晓得这不是一个吃力气饭的人。后来，媒人就送了彩礼来。彩礼除去一般的毛线、衣料、花线，还有一份盘缠，是奶奶让她去上海玩一趟。这样，富萍就来到了奶奶这里。

奶奶说是奶奶，看上去比富萍的婶婶还要后生些。奶奶的头发很黑，前面看像是窝攥，其实是将短发顺在耳后。身上的褂子是蓝布的大襟褂，长纽，立领。奶奶的脸色不是城里人那样的白，也不是乡下人的黑，而是黄白的。脸盘比较丰满，皮肤绷得很紧，但并不是细嫩的，有些老，不是苍老的“老”，而是结实的意思。奶奶的手也是这样，骨节略有些粗大，皮肤也有些老。奶奶说话口音已经变了，不是完全的家乡话，但也不是上海话，而是夹了上海话的乡音。她走路腰板挺直，坐在椅上吃饭做事腰板也是直的，但一旦弯下腰，那叉开腿下蹲的姿势，就有了乡下女人的样子。奶奶的五官也是这样。她是那种不怎么鲜明的疏眉淡眼，有些富态，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但当她说话时，下唇微微前凸，上唇有些吊，露了点齿，依稀又变成了乡下的泼辣的女人。她的一个眼角上早年受了伤，没有落疤，只是使眼尾往里陷了一陷，形成一个坑。于是，眼睛往某一个角度看的时候，就有些“乜斜”的意思，有一点泼辣的妩媚。总之，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而是一半对一半。这一半对一半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人。她们走在马路上，一看，就知道是个保姆。

在她们扬州乡下，女人历来有出来做保姆的传统。有做长的，也有做短的。像奶奶这样，已经在上海落下了户口，成为正式居民的，四乡八里也有

一些。她们大都是年轻时守了寡，或者男人没出息，荒唐，而且没儿子的，就像奶奶这样。她们没有靠头，只有靠自己。她们出去久了，难得回来。要回来，也住不长。已经不服此地的水土，不是拉肚子，就是身上发疹子，所以立即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多半会带着一两个女人，带到上海去，替她们也找个东家。还有时候，她们从上海写信来，让谁家的女人去上海，也做人家。渐渐地，她们乡下的人，在上海就有了许多。而且是在差不多的地段做。东家和东家，有一些还是亲戚熟人，常常有得见面。这样，出门在外的生活，就变得容易适应了。

奶奶在上海三十年，基本是在西区的繁华闹市淮海路上做的。她也和闹市中心的居民一样，将那些边缘的区域看作是荒凉的乡下。其实，那边缘的地方，比如闸北、普陀，倒是她们家乡人的聚集地。那大都是在历年的战争和灾荒中，撑船沿了苏州河到达上海的船民。他们找了块空地，将芦席卷成船舱那样的棚子，住下来，然后到工厂里找活干。上海的产业工人里，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但奶奶与他们向不往来。她也有市中心居民的成见，认为只有淮海路才称得上是上海。

奶奶在上海西区里做了几十年人家，各式各样的人家她都见识过，所以她真的是很有阅历的。她曾经在一个越剧女老生家做过，女老生是拿包银的，收入颇丰。她的先生则是个美容医生，开私人诊所。两人没有孩子，住一套外国侨民的公寓。公寓的看门人是印度人，开电梯的也是说洋文的。所以，奶奶她便也学了几句洋文，“早晨好”，“谢谢”，“来”和“去”什么的。她不用烧饭，也不用洗衣服，每天的工作就是用细毛刷子，刷几堂红木家具雕花和贝嵌里的灰尘。她做了不久就出来了，她是不惯这样的清闲，而且没有人气。接下来的一户人家，是在淮海路略向东去的一条长弄里。家境很平常，孩子很多，男人一个人挣钱养家，在外滩的洋行里做事。她和女人一起忙家



务，带孩子。那女人面色憔悴，衣衫不整，看上去倒更像是个下人。家里没一天不愁柴愁米，经常拖欠她的工钱。不久，男人又患了肺病，回家休养。奶奶不顾那女人哭泣挽留，坚持辞了出来，非但没要最后一月的工钱，还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些汗衫短裤。这样糟践的日子，她也不能过。她还做过一户中等人家，夫妇俩都有工作，带四个孩子。夫妇感情特别融洽，男人对女人好到了“腻”。专为女人订半磅牛奶，早上煮给她吃。她嫌膻气，不吃，他就用调羹舀了喂到女人嘴边。如此亲热，就把孩子冷落了，所以，这四个孩子一上来就和她亲，她也喜欢四个孩子的乖，但她还是坚决地辞了出来。她看不得那男人的肉麻样子。她早年丧夫，一直过着清寡的日子，眼里揉不进沙子。只是舍不得那几个孩子。后来，她到了别家人家，那几个孩子还来看她。她就介绍他们与新东方家的孩子玩，做朋友。新东方家和旧东家只隔一条马路，新东方家所在的弄堂则要高两个等级，是公寓弄堂。新东方家是做医生的，那时候，已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关了私家诊所，在一家市立医院出任院长，上下班有汽车接送。这是个神情严肃的男人，就从来没和她说过话，也不同她一桌吃饭。她倒是器重这样的男人，有身份。女人也是好的，和气，大方，从不当了孩子和她，与男人起腻。只是那三个孩子太张狂。大的是个女孩，刚上中学，已经学着摩登了，烫头发，戴胸罩，穿她妈妈的丝袜，老是责怪奶奶洗坏她的衣服，摆出大小姐的派头。下面两个男孩，稍好些，但也是傲慢。旧东家的孩子来玩，他们并不理睬，而是兀自弹琴，将琴弹得飞快。看那旧东家的孩子瑟缩在一边，她就很心疼。不过，到底是孩子，装佯也装不了，渐渐也玩到了一起。有一天，先生早下班回到家，见有陌生的孩子在家里玩，当面没说什么，过后就让女人传给她，请那几个孩子以后不要再来了。这使她非常不快，略过些日子，就找个由头辞工不做了。她虽然也不是那么不势利，但她很自尊，见不得太傲势的人。

她在上海已经很自如了，自信在保姆这一行里，只有她挑人家，不会人家挑她。而且她拿定了，只在西区的淮海路上做，只做上海人，那些说山东话的南下干部家里，她是不做的。曾经有人介绍她去虹口一个军区大院里，给一个司令家带小孩，工钱很高，可她只去看了一眼，就决定不做了。她看那司令家住一栋楼，家里也没什么家具，地板倒是打蜡的，沿墙放一圈沙发，像机关的会议室。厨房很大，却清锅冷灶，连水都不烧，由几个男兵到开水房提开水。饭是到食堂去吃的，还吃的不是一个食堂，司令吃一个，司令的女人，也是个军人，吃另一个，小孩子再吃一个。不是居家过日子的样。她过不来。她又不喜欢军营的环境，也不是居家的环境。她从大院里出来，走在空旷的天空下，路上也是空旷的。一眼望过去，不见一个人，也不见一户人家，十分地荒凉。这算个什么鬼住的地方！她心里骂。在乡里，也还有个塘，塘里有鸭鹅，田里有作田的人和牛。走走，就有了村子，村子里有炊烟，有公鸡打鸣，有北边飞来做窝的燕子。老远望过去，就见红砖房一座一座的。红砖是只在窑里烧一遍的粗砖，不如青砖细密结实，但看上去，丝丝杨柳中间，则分外妖娆。奶奶想起了扬州乡下的情景，多么有颜色啊！一辆军车开过去，扫起一片尘土。她的身上脸上已经蒙了一层，灰头土脸的。

到了四川北路、海宁路一带，奶奶的思乡病就好些了。街道重又狭窄起来，有了店铺，行人，电车，汽车。从弄口望进去，可看见晾晒的衣服，玩耍的小孩，厨房间里的油烟味，也漫出了一些。那里面是奶奶比较了解的生活。但虹口的楼房却过于整肃高大了。那种红砖的墙面，挂着小小的黑铁栅栏的阳台，更显得墙面的大、宽和陡峭。弄堂也是宽和大的，显得比较宏伟。那种骑楼，也有着压迫感。人呢？像是比较杂沓，连相貌都是杂的。因为杂，总体就显得眉目不端，有几个相貌好的，埋在里面，也显不出来了。她总归是看不惯。走在海宁路桥上，桥下是苏州河开阔的一段，可见远处的船只，

拥挤地驶来。她也闻不来这种河水的腥气，还有带潮气的风。她回到淮海路上，才觉着心定了。那些较为短浅的，新式里弄房子，可看得见弄底。街道是蜿蜒的，宽窄得当，店面和店面挨着。有大楼，却不是像虹口邮政总局似的壁垒森严。而是只占一个门面的门厅，从外可见电梯的开阖升降，电梯边上的大理石的楼梯，拐弯角上有一扇彩色玻璃窗，光正好照进来。门厅里开电梯的和门房说着闲话，激起一些回声，走过去，就可听见一两个字。街面上也很繁荣，但不闹，人来人往的，大都是本地段的人，所以，就不杂。这里的格局，要小一些，因此，相互就有呼应，是住人家的地方。这里的人，长得也好，文雅。不像虹口的人那样，有些粗粝。这里的人也会穿衣服，倒不是一味地摩登，而是见过摩登的世面，反倒安静下来，还略有点守旧。

奶奶走在这里，思乡病完全好了。像方才说的，她已经染上了这城市市民的脾气，抱有成见。可谁能说她不是这里的市民呢？她要比那些年轻人更熟悉这城市。你听她说她的奇闻异见，是你做梦也想不出来的。光是这条街上的，就够你听一大阵子的了。有拍花子的故事，就是说，有人往小孩子头上拍一下，小孩子就迷失了方向，眼前只剩下一条道路，跟着那人走，走，最后走不见了。有夜半鬼叫的故事，并且有名有实，就是某弄某里的老太，夜夜听见鬼叫，一直听了半年，然后就死了。还有主仆情奔，还有杀夫，等等的。她还会说许多戏文：祥林嫂，王魁和敫桂英，梁山伯和祝英台，杨三姐滚钉板。这些戏文大都来自这城市的市民剧，越剧。她甚至还会唱上两句呢！说出来不怕你不信，连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她都看过。比如，卓别林，她就知道。发的还是美国音：“俏别林”。但她并不怎么爱看美国电影，因为美国电影大多是皆大欢喜的结尾，而她崇尚悲剧。一说起那些悲惨的剧情，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她帮佣人家的小孩子，都听过她的故事。她讲故事，很合小孩子的口味。她并不严格地按照情节顺序来，多是些片断，七跳八跳的，

但是，却有着强烈的气氛。她特别善于渲染恐怖和凄厉。比如，祥林嫂，她着重的是捐门槛这一段，强调阴世间两个丈夫分割一个女人的情节。王魁和敫桂英，是敫桂英还魂的一节。梁祝呢？是“劈坟”。杨三姐滚钉板的一幕尤为惨烈。小孩子听得煞白了脸，团在她身边，又怕又要听，不停地求道：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奶奶有时也会讲她们乡下的故事。这些故事也是恐怖的，是另一路的恐怖，透着乡俚气。奶奶乡下的乡俚气，多少有一些妖冶，不完全是质朴的。所以，听起来，也有些像舞台上的戏文，很有颜色。有一个是关于娶新娘子的，红颜绿色的迎亲队伍里，走着一顶花轿，坐着凤冠霞帔的新嫁娘，可她偶一抬头，回眸之间，却一龇牙，露出了鬼的真相貌。就这样，她将噩运带进了这户农家。还有，小鬼寄生的故事。这家夫妇，生下孩子总是夭折，至多养到一岁，夫妇俩伤透了心。后有通灵者授计，再生下孩子，就用剪刀剪掉他的脚指头，好叫他走不上门来。于是，那对夫妇便照办了。剪刀夹住婴儿的脚指头的时候，婴儿突然睁开眼睛，那是一双成人的眼睛。这是最恐怖的一刻，故事的高潮。再有，垂死的人看见了阎罗王派来的兵将，提着铁链来拴他走。那铁链的叮当，兵器的铿锵，被奶奶描绘得又是狰狞，又是威风，像戏台上的武戏，艳绝。

这些故事，是和奶奶的遭遇有关系的。她早早死了男人，两个儿子相继死去，她自认是命苦且命硬的女人，一生只有靠自己。多年帮佣，她是有些积攒，但也经不住三亲六戚来讨来借。借也是讨，不过说起来客气些，借去是不会还的。有多少人靠在她身上啊！女儿说了婆家，女婿要读高中，要她供。外甥子在县剧团学戏，头三年只管吃和住，穿的，也要她供。妹夫生绞肠痧，开刀，又是她的钱。现在，孙子说媳妇了，就更要她开销了。

她过继孙子时，上海的一些老姊妹，都劝她不要。现在就是人靠她，将

来靠人能靠得住吗？不过是增添些要钱的户头。她现在做的这家东家，也劝她不要，不如自己把住钱可靠。还带她到银行里开了个折子，让她往上存钱，乡下人来要时就说，钱在折子上，不到期不好拿。可她还是过继了孙子。孙子其实是侄孙，她大伯子家的孙子。这年女儿就要出嫁，一嫁出门，房子就归她大伯子了。有了孙子，房子虽然还是归大伯子家里，但也是她的家。她老了，做不动了，回乡下了，就名正言顺地住进去了。为了这一天，她很有心计地给女儿结了一门姑表亲，亲家是她的哥嫂家。再退一步说，孙子不认她，娘家兄嫂也得收留她。虽然在上海做了三十年，有了上海的长住户口，但她不得不做告老还乡的打算，她这样借钱送钱，究竟也是为了临到那时，众人念她的情，不嫌弃她。有一阵子，乡里传出女婿和班上女同学相好的事，她托人写信去责问。女婿回了一信，信上说，“喝水不忘掘井人”。晓得是小孩子嘴乖，可这话还是说到了她心里头。奶奶不就是个掘井人吗？

东家

